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閱微草堂筆記 第二十四卷 灤陽續錄六

狐能詩者，見於傳記頗多；狐善畫則不概見。海陽李文碩亭言，順治、康熙間，周處士瑋薄游楚豫。周以畫松名，有士人情畫書室一壁。松根起於西壁之隅，盤孳夭矯，橫徑北壁，而纖末猶掃及東壁一二尺；覺濃陰入座，長風欲來。置酒邀社友共賞。方攢立壁下指點贊歎，忽一友拊掌絕倒，眾友俄亦哄堂。蓋松下畫一秘戲圖，有大木榻布長簾，一男一婦，裸而好合；流目送盼，媚態宛然。旁二侍婢亦裸立，一揮扇驅蠅，一以兩手承婦枕，防蹂躪墜地。乃士人及婦與媵婢小像也。嘩然趨視，眉目逼真，雖僮僕亦辨識其面貌，莫不掩口。士人恚甚，望空指畫置妖狐。忽簾隙大笑曰：「君太傷雅。曩聞周處士畫松，未嘗目睹。昨夕得觀妙跡，坐臥其下不能去，致失避君，未嘗拋磚擲瓦相忤也。君遽毒罵，心實不平，是以與君小作劇。君尚不自反，乖戾如初，行且繪此像於君家白板扉，博途人一粲矣。君其圖之。」蓋士人先一夕設供客具，與奴子秉燭至書室。突一黑物衝門去，士人知為狐魅，曾詬厲也。眾為慰解，請入座設一虛席於上。不見其形，而語音琅然。行酒至前輒盡，惟不食肴饌。曰：「不茹葷四百餘年矣。」瀕散，語士人曰：「君太聰明，故往往以氣凌物，此非養德之道，亦非全身之道也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遇我，儻遇負氣如君者，則難從此作矣。惟學問變化氣質，願留意焉。」叮嚀鄭重而別。回視所畫，淨如洗矣。次日，書室東壁，忽見設色桃花數枝，襯以青苔碧草，花不甚密，有已開者，有半開者，有已落者，有未落者，有落未至地隨風飛舞者，八九片反側橫斜，勢如飄動，尤非筆墨所能到。上題二句曰：「芳草無行徑，空山正落花。」（編按：此二句，初唐楊師道之詩。）不署姓名。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。後周處士見之歎曰：「都無筆墨之痕。覺吾畫猶努力出稜，有心作態。」

景城北岡有元帝廟，明末所建也。歲久，壁上徵跡隱隱，成峰巒起伏之形，望似遠山籠霧，余幼時尚及見之。廟祝棋道士病其晦昧，使畫工以墨鉤勒，遂似削圓方竹。今廟已圯盡矣。棋道士不知其姓，以癖於象戲，故得此名。或以為齊姓誤也。棋至劣而至好勝，終日丁丁然不休。對局者或倦求去，至長跪留之。嘗有人指對局者一著，銜之次骨，遂拜綠章，詛其速死。又一少年偶誤一著，道士倖勝，少年欲改著，喧爭不許。少年粗暴，起欲相毆，惟笑而卻避，曰：「任君擊折我肱，終不能謂我今日不勝也。」亦可云癡物矣。

酒有別腸，信然。八九十年來，余所聞者，顧俠君前輩稱第一，繆文子前輩次之；余所見者，先師孫端人先生亦入當時酒社。先生自云：「我去二公中間，猶可著餘人。」次則陳句山前輩與相敵，然不以酒名。近時路晉清前輩稱第一，吳雲巖前輩亦駸駸爭勝。晉清曰：「雲巖酒後彌溫克，是即不勝酒力，作意矜持也。」驗之不謬。同年朱竹君學士、周稚圭觀察，皆以酒自雄。雲巖曰：「二公徒豪舉耳。拇陣喧呶，潑酒幾半，使坐而靜酌則敗矣。」驗之亦不謬。後輩則以葛臨溪為第一，不與之酒，從不自呼一杯；與之酒，雖盆盎無難色，長鯨一吸，涓滴不遺。嘗飲余家，與諸桐嶼、吳惠叔等五六人角，至夜漏將闌，眾皆酩酊，或失足顛仆。臨溪一一指揮僮僕扶掖登榻，然後從容登輿去，神志湛然，如未飲者。其僕曰：「吾相隨七八年，從未見其獨酌，亦未見其偶醉也。」惟飲不擇酒，使嘗酒亦不甚知美惡，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戲之。然亦罕有矣。惜不及見顧、繆二前輩，一決勝負也。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飲，曰：「東坡長處，學之可也；何並其短處亦刻畫求似？」及余典試得臨溪，以書報先生。先生覆札曰：「吾再傳有此君，聞之起舞。但終恨君是蜂腰耳。」前輩風流，可云佳話。今老矣，久不預少年文酒之會，後來居上，又不知為誰？

高官農家畜一牛，其子幼時，日與牛嬉戲，攀角捋尾皆不動。牛或嗅兒頂，舐兒掌，兒亦不懼。稍長使之牧，兒出即出，兒歸即歸，兒行即行，兒止即止，兒睡則臥於側，有年矣。一日往牧，牛忽狂奔至家，頭頸皆浴血，哮吼以角觸門。兒父出視，即掉頭回舊路，知必有變，盡力追之。至野外，則兒已破顛死；又一人橫臥道左，腹裂腸出，一棗棍棄於地。審視，乃三果莊盜牛者（三果莊，回民所聚，滄州盜藪也）。始知兒為盜殺，牛又觸盜死也。是牛也有人心焉。又西商李盛庭買一馬，極馴良，惟路逢白馬，必立而注視，鞭策不肯前；或望見白馬，必馳而追及，銜勒不能止。後與原主談及，原主曰：「是本白馬所生，時時覓其母也。」是馬也亦有人心焉。

余八歲時，聞保母丁媪言，某家有犍牛，跛不任耕，乃鬻諸比鄰屠肆。其犍甫離乳，視宰割其母，牟牟鳴數日。後見屠者即奔避，奔避不及，則伏地戰慄，若乞命狀。屠者或故逐之，以資笑噓，不以為意也。犍漸長，甚壯健，畏屠者如初。及角既堅利，乃伺屠者側臥凳上，一觸而貫其心，遞馳去。屠者婦大號捕牛。眾憫其為母復仇，故緩追，逸之，竟莫知所往。時丁媪之親串殺人，遇赦獲免，仍與其子同里閭。丁媪故竊舉是事為之憂危，明仇不可狎也。余則取犍有復仇之心，知力弗勝，故匿其鋒，隱忍以求一當。非徒孝也，抑亦智焉。黃帝《巾机銘》曰（机是本字，校者或以為破體俗書，改為機字，反誤。）：「日中必慧（編按：《漢書·賈宜傳》引此句，作慧；《六韜》引此句，作慧，音義並同。）操刀必割。」言機之不可失也。《越絕書》子貢謂越王曰：「夫有謀人之心，使人知之者，危也。」言機之不可泄也。孫子曰：「善用兵者，閉門如處女，出門如脫兔。」斯言當矣。

姜慎思言，乾隆己卯夏，有江南舉子，以京師逆旅多湫隘，乃稅西直門外一大家墳院讀書。偶晚涼樹下散步，遇一女子，年五六，頗白皙。挑與語，不嗔不答，轉牆角自去。夜半睡醒，似門上了鳥微有聲，疑為盜，呼僮不應，自起隔門罅窺之，乃日間所見女子也。知其相就，急啟戶，擁以入。女子自言：「為守墳人女，家酷貧，父母並拙鈍，恒恐嫁為農家婦。頃蒙顧盼，意不自持，故從牆缺至君處。君富貴人，自必有婦，儻能措百金與父母，則為妾媵無悔。父母嗜利，亦必從也。」舉子諾之，遂相纏綿，至雞鳴乃去。自是夜半恒至，妖媚冶蕩，百態橫生。舉子以為巫山洛水不是過也。一夜，來稍遲，舉子自步月候之。乃忽從樹杪飛下。舉子頓悟，曰：「汝毋乃狐耶？」女子殊不自諱，笑而應曰：「初恐君駭怖，故托虛詞。今情意已深，不妨明告。將來宦游四方，有一隱形隨侍之妾，不煩車馬，不擇居停，不需衣食，晝可攜於懷袖，夜即出而薦枕席，不愈於千金買笑耶？」舉子思之，計良得。自是潛住書室，不待夜度矣。然每至乘燭則外出，夜半乃返；或微露髻亂釵橫狀。舉子疑之而未決。既而與其變童亂；旋為二僕所窺，亦並與亂。庖人知之，亦續狎焉。一日，晝與變童寢。舉子潛扼殺之，遂現狐形；因埋於牆外。半月後，有老翁詣舉子曰：「吾女托身為君妾，何忽見殺？」舉子憤然曰：「汝知汝女為吾妾，則易言矣。夫兩雄共雌，爭而相戕，是為妒姦，於律當議抵。汝女既為我妾，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，則夫婦之名分定矣。而既淫於他人，又淫於我僕，我為本夫，例得捕姦。殺之，又何罪耶？」翁曰：「然則何不殺君僕？」舉子曰：「汝女死則形見，此則皆人也。手刃四人，而執一死狐為罪案，使汝為刑官，能據以定讞乎？」翁俯首良久，以手拊膝曰：「汝自取也夫！吾誠不料汝至此。」振衣自去。舉子旋移居準提庵，與慎思鄰房。其變童與狐尤昵，銜主人之太忍，具泄其事於慎思，故得其詳。

吉木薩（烏魯木齊所屬也。）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（軍營瞭望之名。），與一菜園近。灌園叟年六旬餘，每遇風雨，輒借宿於卡倫。一夕，鳴鳳醉以酒而淫之。叟醒大恚，控於營弁。驗所創尚未平。申上官，除鳴鳳糧。時鳴鳳年甫二旬，眾以為必無此理；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，故此相報。然覆鞫兩造，皆不承。咸云怪事。有官奴玉保曰：「是固有之，不為怪也。曩牧馬南山，為射雉者驚，馬逸。懼遭責罰，入深山追覓。倉皇失道，愈轉愈迷，經一晝夜不得出。遙見林內屋角，急往投之；又慮是盜巢，或見戕

害，且伏草間覘情狀。良久，有二老翁攜手笑語出，坐盤石上，擁抱偃倚，意殊褻狎。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，恣為淫媾。我方以窺見陰私，懼殺我滅口，惴惴蜷縮不敢動。乃彼望見我，了無愧作，共呼使出，詢問何來；取二餅與食，指歸路曰：『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，見深澗沿之行，一日可至家。』又指最高一峰，曰：『此是正南，迷即望此知方向。』又曰：『空山無草，汝馬已饑而自歸。此間熊與狼至多，勿再來也。』比歸家，馬果先返。今張鳴鳳愛六□之叟，非此老翁類乎？」據其所言，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惟二翁不知何許人，遁跡深山，似亦修道之士，何以所為乃如此？《因樹屋書影》記仙人馬繡頭事，稱其比及頑童，云中有真陰可採。是容成術非但御女，兼亦御男？然採及老翁，有何裨益？即修煉果有此法，亦邪師外道而已，上真定無此也。

張助教潛亭言，昔與一友同北上，夜宿逆旅。聞絳繚有聲，或在窗外，或在室之外間。初以為蟲鼠，不甚訝；後微聞歎息，乃始慄然。偵之，無睹也。至紅花埠，偶忘收筆硯，夜分聞有擱筆聲。次早，几上有字跡，陰黯慘淡，似有似無。諦審，乃一詩，其詞曰：「上巳好鶯花，寒食多風雨。□年汝憶吾，千里吾隨汝。相見不得親，悄自自淒楚。野水青茫茫，此別終萬古。」似香魂怨抑之語。然潛亭自憶無此人，友自憶亦無此人，不知其何以來也。程魚門曰：「君肯誦是詩，定無是事。恐貴友諱言之耳。」眾以為然。

同年胡侍御牧亭，人品孤高，學問文章，亦具有根柢。然性情疏闊，絕不解家人生產事。古所謂不知馬幾足者，殆有似之。奴輩玩弄如嬰孩。嘗留余及曹慕堂、朱竹君、錢辛楣飯，肉三盤，蔬三盤，酒數行耳，聞所費至三四金，他可知也。同年偶談及，相對太息。竹君憤尤甚，乃盡發其奸，迫逐之。然結習已深，密相授受，不數月，仍故轍。其黨類布在士大夫家，為竹君騰謗，反得喜事名。於是人皆坐視，惟以小人有黨，君子無黨，姑自解嘲云爾。後牧亭終以貧困鬱鬱死。死後一日，有舊僕來，哭盡哀，出三□金置几上，跪而祝曰：「主人不迎妻子，惟一身寄居會館，月俸本足以溫飽。徒以我輩剝削，致薪米不給。彼時以京師長隨，連衡成局，有忠於主人者，共排擠之，使無食宿地，故不敢立異同。不虞主人竟以是死。中心愧悔，夜不能眠。今盡獻所積助棺斂，冀少贖地獄罪也。」祝訖自去。滿堂賓客之僕，皆相顧失色。陳裕齋因舉一事曰：「有輕薄子見少婦獨哭新墳下，走往挑之。少婦正色曰：『實不相欺，我孤女也。墓中人耽我之色，至病瘵而亡。吾感其多情，而愧其由我而殞命，已自誓於神，此生決不再偶。爾無妄念，徒取禍也。』」此僕其類此狐歟？」然余謂終賢於掉頭竟去者。

田侯松巖言，幼時居易州之神石莊（土人云，本名神子莊，以嘗出一神童故也。後有三巨石隕於莊北，如春秋宋國之事，故改今名。在易州西南二□餘里。），偶與僮輩嬉戲馬廄中，見煮豆之鍋，凸起鐵泡□數，並形狹而長。僮輩以石破其一，中有蟲長半寸餘，形如柳蠹，色微紅，惟四短足與其首皆作黑色，而油然有光。取出，猶蠕蠕能動。因一一破視，一泡一蟲，狀皆如一。又言，頭等侍衛常君青（此又別一常君，與常大宗伯同名。），乾隆癸酉戍守西域，卓帳南山之下（塞外山脈自西南趨東北，西域三□六國，夾之以居，在山南者呼曰「北山」，在山北者呼曰「南山」，其實一山也。）。山半有飛瀑二丈餘，其泉甚甘。會冬月冰結，取水於河，其水湍悍而性冷，食之病人。不得已，仍鑿瀑泉之冰。水竅甫通，即有無數冰丸隨而湧出，形皆如橄欖。破之，中有白蟲如蠶，其口與足則深紅，殆所謂冰蠶者歟？與鐵中之蟲，鍛而不死，均可謂異聞矣。然天地之氣，一動一靜，互為其根。極陽之內必伏陰，極陰之內必伏陽。八卦之對待，坎以二陰包一陽，離以二陽包一陰。六□四卦之流行，陽極於乾，即一陰生，下而為姤；陰極於坤，即一陽生，下而為復。其靜也伏斯斂，斂斯鬱焉；其動也鬱斯蒸，蒸斯化焉。至於化則生，生不已矣。特沖和之氣，其生有常；偏勝之氣，其生不測。沖和之氣，無地不生；偏勝之氣，或生或不生耳。故沸鼎炎熇，寒泉互結，其中皆可以生蟲也。崔豹《古今注》載，火鼠生炎洲火中，續其毛為布，入火不燃。今洋舶多有之。先兄晴湖蓄數尺，余嘗試之。又《神異經》載，冰鼠生北海冰中，穴冰而居，齧冰而食，歲久大如象，冰破即死。歐羅巴人曾見之。謝梅莊前輩戍烏里雅蘇臺時，亦曾見之。是獸且生於火與冰矣。其事似異，實則常理也。

數皆前定，故鬼神可以前知。然有其事尚未發萌，其人尚未舉念，又非吉凶禍福之所關，因果報應之所繫，遊戲瑣屑至不足道，斷非冥籍所能預注者，而亦往往能前知。乾隆庚寅，有翰林偶遇乩仙，因問宦途。乩判一詩，曰：「春風一笑手扶筇，桃李花開潑眼濃。好是尋香雙蛺蝶，粉牆纔過巧相逢。」茫不省為何語。俄御試翰林，以編修改知縣。眾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縣花事，可云有驗。然其餘究不能明。比同年往慰，司閩者扶杖覽覽出。蓋朝官僕隸，視外吏如天上人。司閩者得主人外轉信，方立階上，喜而躍曰：「吾今日登仙矣！」不虞失足，遂損其脛，故杖而行也。數日後，微聞一日遣二僕，而罪狀不明。旋有泄其事者曰：「二僕皆謀為司閩，而無如先已有跛者。乃各因飾其婦，俟主人燕息，誘而蠱之。至夕，一婦私具餅餌，一婦私煎茶，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。猝然相觸，所齋俱傾，愧不自容；轉怒而相詬。主人不欲深究，故善遣去。」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。此乩可謂靈鬼矣。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，終無理可推也。（馬夫人僱一鍼線人，曾在是家，云二僕謀奪司閩則有之，初無自獻其婦意，乃私謀於一點僕，黠僕為畫此策，均與約：「是日有暇，可乘隙以進。」而不使相知。故致兩敗。二僕逐後，黠僕又黨附於跛者，邀游妓館，跛者知其有伏機，陽使先往待，而陰告主人往捕，故黠僕亦敗。嗟乎！一州縣官司閩耳，而此四人者，互相傾軋，至輾轉多方而已。黃雀螳螂之喻，茲其明驗矣。附記之以著世情之險。）

余官兵部尚書時，往良鄉送征湖北兵，小憩長新店旅舍。見壁上有《歸雁詩》二首，其一曰：「料峭西風雁字斜，深秋又送汝還家。可憐飛到無多日，二月仍來看杏花。」其二曰：「水闊雲深伴侶稀，蕭條只與燕同歸。惟嫌來歲烏衣巷，卻向雕樑各自飛。」末題「晴湖」二字，是先兄字也。然語意筆跡，皆不似先兄，當別一人。或曰：「有鄭君名鴻撰，亦字晴湖。」

偶見田侯松巖持畫扇，筆墨秀潤，大似衡山。云其親串德君芝麓所作也。上有一詩曰：「野水平沙落日遙，半山紅樹影蕭條。酒樓人倚孤樽坐，看我騎驢過板橋。」風味雋然，有塵外之致。復有德君題語，云是卓悟庵作，畫即畫此詩意。故並錄此詩，殆亦愛其語也。田侯云，悟庵名卓禮圖，然不能詳其始末。大抵沈於下僚者，遙情高韻，而名氏翳如。錄而存之，亦郭恕先之遠山數角耳。

古人祠宇，俎豆一方，使後人挹想風規，生其效法，是即維風勵俗之教也。其間精靈常在，臍蠻如聞者，所在多有；依托假借，憑以獵取血食者，間亦有之。相傳有士人宿陳留一村中，因溽暑散步野外。黃昏後，冥色蒼茫，忽遇一人相揖。俱坐老樹之下，叩其鄉里名姓，其人云：「君勿相驚，僕即蔡中郎也。祠墓雖存，享祀多缺；又生叨土流，歿不欲求食於俗輩。以君氣類，故敢布下忱。明日賜一野祭可乎？」士人故雅量，亦不恐怖，因詢以漢末事。依違酬答，多羅貫中《三國演義》中語，已竊疑之；及詢其生平始末，則所述事跡與高則誠《琵琶記》纖悉曲折，一一皆同。因笑語之曰：「資斧匱乏，實無以享君，君宜別求有力者。惟一語囑君，自今以往，似宜求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、中郎文集稍稍一觀，於求食之道更近耳。」其人面赭徹耳，躍起現鬼形去。是影射斂財之術，鬼亦能之矣。

梁豁堂言，有客游粵東者，婦死，寄柩於山寺。夜夢婦曰：「寺有厲鬼，伽藍神弗能制也。凡寄柩僧寮者，男率為所役，女率為所污。吾力拒，弗能免也，君盍訟於神？」醒而憶之了了，乃炷香祝曰：「我夢如是，其春睡迷離耶？意想所造耶？抑汝真有靈

耶？果有靈，當三夕來告我。」已而再夕，夢皆然。乃牒訴於城隍。數日無辭。一夕，夢婦來曰：「訟若得直，則伽藍為失糾舉，山神社公為失約束，於陰律皆獲譴。故城隍躊躇未能理。君盍再具牒，稱將詣江西，訴於正乙真人，則城隍必有處置矣。」如所言，具牒投之。數日，又夢婦來，曰：「昨城隍召我，諭曰：『此鬼原居此室中，是汝侵彼，非彼攝汝也。男女共居一室，其僕隸往來，形跡嫌疑，或所不免。汝訴亦不為無因。今為汝重笞其僕隸，已足謝汝，何必堅執姦污，自博不貞之名乎？從來有事不如化無事，大事不如化小事，汝速令汝夫移柩去，則此案結矣。』再四思之，凡事可已則已，何必定與神道爭，反激意外之患？君即移我去可也。」問：「城隍既不肯理，何欲訴天師，即作是調停？」曰：「天師雖不治幽冥，然遇有控訴，可以奏章於上帝，諸神弗能阻也。城隍亦恐激意外患，故委曲消弭，使兩造均可以已耳。」語訖，鄭重而去。其夫移柩於他所，遂不復夢。此鬼苟能自救，即無多求，亦可云解事矣。然城隍既為明神，所司何事？毋乃聰明而不正直乎？且養癰不治，終有釀為大獄時；並所謂聰明者，毋乃亦通蔽各半乎？

田白巖言：「濟南朱子青與一狐友，但聞聲而不見形。亦時預文酒之會，詞辯縱橫，莫能屈也。一日，有請見其形者，狐曰：『欲見吾真形耶？真形安可使君見；欲見吾幻形耶？是形既幻，與不見同，又何必見。』眾固請之，狐曰：『君等意中，覺吾形何似？』一人曰：『當龐眉皓首。』應聲即現一老人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仙風道骨。』應聲即現一道士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星冠羽衣。』應聲即現一仙官形。又一人曰：『當貌如童顏。』應聲即現一嬰兒形。又一人戲曰：『《莊子》言姑射神人，綽約若處子，君亦當如是。』即應聲現一美人形。又一人曰：『應聲而變，是皆幻耳，究欲一睹真形。』狐曰：『天下之大，孰肯以真形示人者，而欲我獨示真形乎？』大笑而去。」子青曰：「此狐自稱七百歲，蓋閱歷深矣。」

舅氏實齋安公曰：「講學家例言無鬼。鬼吾未見，鬼語則吾親聞之。雍正壬子鄉試，返宿白溝河。屋三楹，余住西間，先一南士住東間。交相問訊，因沽酒夜談。南士稱：『與一友為總角交，其家酷貧，亦時周以錢粟。後北上公車，適余在某巨公家司筆墨，憫其飄泊，邀與同居，遂漸為主人所賞識。乃撫余家事，潛造蜚語，擠余出而據余館。今將托鉢山東，天下豈有此無良人耶？』方相與太息，忽窗外嗚嗚有泣聲，良久語曰：『爾尚責人無良耶？爾家本有婦，見我在門前買花粉，詭言未娶，誑我父母，贅爾于家，爾無良否耶？我父母患疫，先後歿，別無親屬，爾據其宅，收其資，而棺衾祭葬俱草草，與死一奴婢同，爾無良否耶？爾婦附糧艘尋至，入門與爾相詬厲，即欲逐我，既而知原是我家，爾衣食於我，乃暫容留，爾巧說百端，降我為妾，我苟求寧靜，忍淚曲從，爾無良否耶？既據我宅，索我供給，又虐使我，呼我小名，動使伏地受杖，爾反代彼揪我項背，按我手足，叱我勿轉側，爾無良否耶？越年餘，我財產衣飾剝削並盡，乃鬻我於西商，來相我時，我不肯出，又痛捶我，致我途窮自盡，爾無良否耶？我歿後不與一柳棺，不與一紙錢，復褫我敝衣，僅存一褲，裹以蘆席，葬叢塚，爾無良否耶？吾訴於神明，今來取爾！爾尚責人無良耶！』其聲哀厲，僮僕並聞。南士驚怖瑟縮，莫措一詞，遽噉然仆地。余慮或牽涉，未曉即行，不知其後如何，諒無生理矣。」因果分明，了然有據，但不知講學家見之，又作何遁詞耳。

張浮槎《秋坪新語》載余家二事。其一記先兄晴湖家東樓鬼（此樓在兄宅之西，以先世未析產時，樓在宅之東，故沿其舊名。），其事不虛，但委曲未詳耳。此樓建於明萬曆乙卯，距今百八十四年矣。樓上樓下，凡縊死七人，故無敢居者。是夕不得已開之，遂有是變。殆形家所謂凶方歟？然其側一小樓，居者子孫蕃衍，究莫明其故也。其一記余子汝侏臨歿事，亦得六七；惟作西商語索逋事，則野鬼假托以求食。後窮詰其姓名、居址、年月與見聞此事之人，乃詞窮而去。汝侏與債家涉訟時，刑部曾細核其積逋數目，具有案牘，亦無此條。蓋張氏、紀氏為世姻，婦女遞相述說，不能無纖毫增減也。嗟乎！所見異詞，所聞異詞，所傳聞異詞，《魯史》且然，況稗官小說？他人記吾家之事，其異同吾知之，他人不能知也。然則吾記他人家之事，據其所聞，輒為敘述，或虛或實或漏，他人得而知之，吾亦不得知也。劉后村（編按：劉后村詩，一作陸游詩。）詩曰：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得管，滿村聽唱蔡中郎。」匪今斯今，振古如茲矣。惟不失忠厚之意，稍存勸懲之旨，不顛倒是非如《碧雲駢》，不懷挾恩怨如《周秦行記》，不描摹才子佳人如《會真記》，不繪畫橫陳如《秘辛》，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。